

■家庭相册

一张照片的陪伴

□何争鸣 文/图



在我的相册里保存着一张老照片，一张老黑白照片。这张照片是爷爷在1963年获得北京市五好职工时的纪念照，如今爷爷已经去世多年了，但这张照片和一枚奖章我一直好好地保存着。

照片上爷爷面容平静、目光坚定、神采奕奕，胸前佩戴着一朵大红花。这样的照片在现在看来是稀松平常的，但在当时却是很难得的，那个时期照相的机会非常少，没有特殊的情况人们是没有机会照相的，大红花作为荣誉的象征，佩戴更是有着严格的要求。这张照片是对爷爷工作的肯定，也是爷爷拍照后工作的动力。

出生于解放前的爷爷高小毕业后，便跟随当地一个在北京开家具铺的人做学徒，学习油漆家具。名义上说是学徒，实际上就是奴仆，开始的几年是根本没机会学手艺的，只是做一些打杂的事情，收拾卫生、搬木料、抬家具等等，这些对于当时只有十几岁的爷爷来说，绝对是重体力活。直到又招收了新的学徒，爷爷才有机会接触油漆。但是师傅是不会认真教徒弟的，做徒弟的只能通过观察来揣摩其中的奥秘，也就是所谓的偷艺。爷爷一边做着用砂纸打磨家具等简单而又枯燥的工作，一边注意着师傅的一举一动，终于学得了油漆的技术，能够独立地完成油漆家具的工作了。

了油漆工艺，独立地走上了工作岗位。业余时间，爷爷还学习了管理知识，由技术岗位转到了管理岗位。

做了管理工作的爷爷，并没有脱离生产一线，主动请缨，组建了技术攻关小组，学习新技术，研究新工艺。在一次工作时，因工作时间太久，引发了心脏病。恢复健康后，爷爷很快重返岗位。

退休后，工作出色的爷爷被单位返聘到联营厂，担任质检工作。在新的岗位，爷爷并没有以“顾命大臣”自居，而是依然保持着普通工人的本色，兢兢业业，不仅完成单位交给的本职工作，还担任了联营厂的技术顾问，把他的全部技艺进行传授。

我曾问爷爷为什么这样努力的工作，图什么啊。爷爷的回答是，国家给了自己尊严，自己只能通过努力来回报这份恩情。给了自己荣誉，自己不能给这份荣誉抹黑。给了自己信任，自己就不能让单位失望。至于图什么，图的就是心安，自己现在还做得不够，如果没有新中国，哪能有如今幸福的生活，回报还回报不够呢，哪能再索取什么。

如今爷爷已经去世多年了，只有这张照片和奖章成了我永远保存的纪念品，成了我怀念爷爷的感情寄托，成了我解读爷爷一代人精神的钥匙。



■图片故事

家长相亲会

□艾科 文/图

母亲向来深居简出，这次不请自来，让我始料不及，一番旁敲侧击后方知，原来她是带着任务过来的。几天前，母亲从一回乡探亲的老乡处得知，我所居住的城市，有个专供大龄青年相亲之地，每天都有新人牵线成功，于是便如获至宝般前来，以期能够给我那尚未婚配的大龄妹妹找到如意郎君。

母亲开门见山地将一打粉色A4纸递到我的跟前，发号施令说：“我不占用你的工作时间，但是明天周末，你必须带我去‘相亲一条街’，等我路线熟了，自然不再劳你大驾。”看来，母亲是掐着时间过来的，且早已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。

我接过A4纸一看，不禁大跌眼镜，上书：“家有一女，年方29岁，身高1.68米，体重52公斤，博士学历，寻条件相当的男士一枚。要求对方35岁以下，健康向上，有房有车有存款，无病无贷无婚史，联系电话……”母亲过于高估相亲的作用了，这事要被妹妹知道，不同她闹个天翻地覆才怪。为确保事情顺利发展，母亲不忘对我约法三章：“此事切莫声张，等找到了合适的小伙，我再做你妹妹的思想工作，到时无论刀山火海，她都要给我回来相亲！”

目的地位于城西一公园的偏僻处，那条清幽的小路两边早已形成露天集市，集市并不售卖商品，而是到处挂满了相亲信息，且均是“心急如焚”的长辈代“不疾不徐”的儿女相亲的。我陪母亲刚到现场，就被众人洪水般围拢过来：“小伙子，今年多大了？”“在哪上班？买房了吗？”“有啥爱好？”“月收入多少？”

原来，他们饥不择食，不问来路，全然把我当成了求偶的男主。霎时之间我羞赧至极，不知如何应答这些精力充盈的叔叔阿姨才好。母亲见状，振臂高喊：“我孙子都上幼儿园了，我儿子是带我过来为我女儿找对象的。”此言一出，围拢的人群迅速散了一半，留下的都是为儿子相亲的父母，他们争先恐后地介绍着自己孩子的情况。母亲虽然初来乍

到，但是做事井井有条，她手中的A4纸往绳缆上一挂，就开始卖力吆喝：“这是我女儿的征婚信息，非诚勿扰。”众人又像燕子一般，叽叽喳喳地将目光集中到那张粉色的纸上。母亲掏出报纸，席地而坐，在迎风飘扬的粉色纸张下，等着有诚意的“顾客”光临。

当晚，母亲的电话响个不停：有推荐单身小伙的，有分享相亲经验的，有互通信息资源的，有相约结伴奋战的，叽叽喳喳，吵个不停。长辈们瞬间形成一个逼婚阵营，似乎儿女一天不脱单，他们就有辱为人父母的使命。母亲将一个笔记本的扉页写得密密麻麻，全是条件不错的单身男士的征婚信息，从本科到博士，从白领到老板，从海归到老外，撒网般不放过任何一个在她看来优秀的男士。

对于母亲这般徒劳的努力，我早已不堪其扰，妹妹定然也不买账，但我又不能公然反对，即便她找不到称心如意的女婿，但这种大海捞针的寻觅，至少能够缓解母亲“家有剩女”的心理焦慌。

一周之后，颗粒无收。母亲无奈地说：“把你妹妹的征婚信息修改一下，男方年龄放宽到40岁，房、车、存款不作要求，人好就行。”我按照她的意思，将重新修改的征婚信息打印出来，她信心满满地说：“条件放宽到这个程度，应该再不会无人问津了吧！”

孰知几天过后，依然不见起色。究其原因，要么是妹妹的高学历吓退了一心求偶的男士，要么是母亲的附加条件将跃跃欲试的男士挡在了门外。母亲开始唉声叹气，见天儿嘱咐我和妻子在各自朋友圈里搜寻单身男士。我劝母亲说：“爱情自有天意，我们岂能拉郎配？”母亲白我一眼，愤愤道：“你把征婚信息再修改一下，要求男方有稳定工作即可……”

我脑袋炸裂，不知她还要为此折腾多久。一味地退让和徒劳的担忧，无不渗透着长辈的关爱，只是大龄青年们，又能领悟几分？

■青春岁月

半盒水饺

□李庭义 文/图



话我。就这样，我默默地坐在树下，眼泪在我的眼眶里面直打转儿。正在这时，班主任李老师来到了我的面前，他的手中还拿着一个铝制的饭盒。坐下后，他问我吃饭了没？我点点头说吃了；他笑了笑，便打开饭盒，用随身携带的筷子，从里面夹出一个水饺来，并在上面狠狠地咬了一个“月牙山”，说：“香，真香！”我装出毫不在乎的样子，两眼向远方眺望着，说：“这景色好美呀！”

“哎，你看啥呢？”听到老师的问话，我才假装侧过脸来，没承想自己的鼻子刚好凑在他的那盒饺子面前。“咋样，这水饺香吗？”“香！”我不得不承认。“那你就尝尝呗。”老师笑着说道。

闻到这香喷喷的猪肉大葱水饺，此刻饥肠辘辘的我，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嘴了。于是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我抓起一个水饺就一口塞进了嘴里。

“慢点吃，别噎着，我这儿有筷子。”李老师看到我那狼吞

虎咽的样子，高兴地笑了。还没等我吃完那半饭盒水饺，他便消失在的视线里。

等老师走后，同学小平便来到我身边。他告诉我：“刚才，老师给咱们讲完话后，我就悄悄地跟在你身后，想与你搭个伴儿……你没吃饭的事儿，也是我发现后告诉老师的。没想到，听到我的话，老师二话没说，就把他还没来得及吃的一饭盒水饺分出了一多半拿给了你。还怕你不够吃，刚才遇到我时，他又从兜里掏出了一元钱和半斤粮票让我再捎给你。”听完小平的叙述，我的眼角红红的……

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几十年。上次我们小学同学和李老师在一起聚会时，我也曾跟他提起过此事，但他似乎早已把这件事儿忘得一干二净了，但我却没有忘。每次吃水饺，我都会想起当年在颐和园春游时，李老师曾送给我的那半饭盒香喷喷的猪肉大葱水饺来。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工友情怀——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照片）。
工会岁月——以照片为开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

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
青春岁月——讲出您青年时

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每篇500字左右，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。